

张波/著

天聪·崇德王朝

清宫档案证史书系



扑朔迷离的太祖“遗诏”
死因不明的大妃乌拉那拉氏
劫数难逃兄弟变君臣
明宫风云与袁崇焕再起
计除四大贝勒
察哈尔部的失败与皇太极讨妻
洪承畴降清始末
皇太极与他的臣子们

清史专家倾力打造
清宫档案破谜释疑

清宫档案证史书系

天聪·崇德王朝

张波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聪·崇德王朝/张波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1

(清宫档案证史书系)

ISBN 978-7-5153-2035-9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前期

IV .①K24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3373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策 划：韩亚君

责任编辑：李 杨

编辑电话：(010) 57350510

营 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北京第1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526

序

人是历史的产物，探究历史真相，打开尘封记忆，获取智慧源泉，是人类天然的本能。但历史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丰富、鲜活，光怪陆离，千人千面，就后人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常理常情。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位卓绝，影响至深，一直是学术界和世人关注的焦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时下坊间关于清代历史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任意发挥、影射曲解、以讹传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如何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清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学术研究的立场和可靠的文献资料记载为依据，廓清世间种种不实传闻、戏说，还原历史的本色，并转化为易于被社会各界接受的知识，是历史学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清宫档案证史书系》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本书系有别于帝王的个人传记或现在流行的历史教科书，力图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文化普及、传统文化教育诸功能于一体。全书系分为十二册，按照清王朝近三百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以清朝十二帝为主轴，以各个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对清宫档案资料的系统挖掘，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大众。

档案是了解历史真相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流传至今的清代档案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宫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我们今天了

解清代历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本书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韩亚君副总编辑精心策划、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中青人分社林栋总编辑组织落实下,十几位历史学青年学者与中青人几位年轻编辑通力合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本书系的撰稿和编辑加工工作。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努力,在客观论述清代历史演化的背景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历史智慧,但能否如愿,还有赖于读者诸君的评判。

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8年4月8日于北京

目录

皇太极即位之谜 001

- 一、扑朔迷离的太祖“遗诏” 002
- 二、死因不明的大妃乌拉那拉氏 005
- 三、清朝第一太子——褚英 010
- 四、竹篮打水——代善的尴尬 015
- 五、水落石出——皇太极的即位 017

两征朝鲜 023

- 一、将计就计 后金征朝鲜 024
- 二、劫数难逃 兄弟变君臣 028

皇太极与他的对手袁崇焕 035

- 一、且和且战——袁崇焕和他的宁锦大捷 036
- 二、痛定思痛——皇太极与他的内外整饬 054
- 三、明宫风云与袁崇焕再起 058
- 四、东江危机与毛文龙之死 062
- 五、明金议和与金军入关 069
- 六、京师血战与袁氏奇冤 075

杀与不杀——对待汉人三部曲 087

一、刘兴祚叛逃事件	088
二、三藩的归降始末	096
三、大凌河明军出降	104
四、礼遇降众的背后	110
五、汉军八旗的创建	114

计削群雄——皇太极的持续努力 121

一、治罪阿敏与计除四大贝勒的开始	122
二、整顿大贝勒代善父子与压制两红旗	125
三、治罪三贝勒莽古尔泰与血洗正蓝旗	135
四、多尔衮兄弟的有惊无险	145

征服察哈尔与整饬蒙古诸部 151

一、由爱转恨——最初的满蒙关系与 征讨林丹汗	152
二、花落谁家——察哈尔部的失败与 皇太极讨妻	167
三、意外之喜——传国玉玺的重现与 后金汗称帝	172

三院八衙门 179

一、文馆	180
二、内三院	186
三、六部	189
四、都察院	195
五、理藩院	200

松锦之战与清军的再次入关 209

一、松锦之战	210
二、洪承畴降清始末	233
三、围城打援与祖大寿出降	238
四、以祖招吴的最初努力	246
五、最后议和与清军入关	253

满汉文化冲突下的汉化改革 263

一、满文的创制与典籍翻译	264
二、民族视野下的服饰改革	269
三、政治视野下的满洲婚姻	274
四、科举的尝试	278
五、佛教的引入	282
六、火炮的试制	286

伴君如伴虎——皇太极与他的臣子们 291

- 一、宁完我的狂傲放荡 292
 - 二、张存仁的尴尬立场 298
 - 三、范文程的小心谨慎 306
-

皇太极病逝之初的政坛风云 315

- 一、皇太极的病逝 316
- 二、敦达里与安达里的殉葬 317
- 三、豪格与多尔袞的暗中夺立 319
- 四、多尔袞的先发制人与尴尬 321
- 五、正式交锋与豪格的弄巧成拙 322
- 六、福临即位与多尔袞辅政的要求 323



皇太极即位之谜

扑朔迷离的太祖“遗诏”

死因不明的大妃乌拉那拉氏

清朝第一太子——褚英

竹篮打水——代善的尴尬

水落石出——皇太极的即位



一、扑朔迷离的太祖“遗诏”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建国时称“金”，1636年皇太极始改国号为“清”)，疾病缠身的努尔哈赤实在无法坚持处理军政事务，于是不得不再次前往清河温泉疗养。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在七天之后，努尔哈赤又派遣了二贝勒阿敏代替自己去祭祀父亲塔克世与历代祖先。然而，无论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还是其他祖先，都未能保佑努尔哈赤的身体逐渐康复，也未能阻止死神的逼临。八月初七日，面对着大限将至而又无可奈何的尴尬情形，努尔哈赤无奈地做出了决定，即一边下令启程返回沈阳，一边派人赶回沈阳迎接大福晋乌拉那拉氏。而一场围绕着汗位继承展开的权力之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长白山远眺 长白山是满洲人的发祥地，这里草木葱郁，野兽成群。良好的自然资源，为建州女真人提供了丰厚的采集与狩猎的经济资源。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下午，努尔哈赤去世，这位曾经在辽东叱咤风云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伟大人物的去世，给后金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即后金的最高统治权力在一时之间竟陷入了真空状态。而与此同时，明朝、蒙古与朝鲜诸方面的目光在瞬间全部集中到了中国的东北一隅。新的后金国汗将由谁来担任？刚刚肇基的后金汗国将由谁来继承？

努尔哈赤在临终之际究竟如何安排了其后事，也许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但关于这个问题，作为满族最早期官方文献的《满文老档》中的记载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时期的档案从建元前的丁未年(1607)到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初四日都基本保留了下来，而所缺少的恰恰是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直至皇太极即位——涉及到后事安排的最关键几天的档案。既然当时后金已经形成了一套正式的记录制度，那么这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也应该是记录在案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日子的档案却最终未能流传后世呢？

最关键几天档案的缺少令世人不得不产生种种疑问：努尔哈赤临终之际究竟是否安排了其后事？又是如何安排后事的？而且在努尔哈赤死后数日，作为他的最后一位妻子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便被逼为其殉葬，诸贝勒为什么要这么快地就将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逼迫而死呢？其后，多尔袞在其执政时期，曾多次扬言皇太极之即位乃是“夺立”，多尔袞为什么胆敢如此而言呢？

毫无疑问，努尔哈赤在其临终之际应当是留下了遗诏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份遗诏的神秘失踪，或者是被人为地销毁，所以才导致了从努尔哈赤去世到皇太极即位之间这一段日子的后金历史如同是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而努尔哈赤遗诏的真实面目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份遗诏版本是：努尔哈赤在去世之前曾经向大福晋乌拉那拉氏表明要确立时年十五岁的多尔袞为其汗位继承人，并



且让大贝勒代善辅政。这个版本的“遗诏”之所以存在一定的可信度，主要是因为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是陪伴努尔哈赤走过其生命旅程最后时刻的极少数当事人之一。努尔哈赤在自知即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便立即派人返回沈阳迎接大福晋乌拉那拉氏，而且努尔哈赤是在乌拉那拉氏护送回沈阳的途中去世的，大福晋很有可能得到丈夫临终前的“遗诏”。朝鲜方面的士人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并且在其记载中绘声绘色地写道：“努尔哈赤临死时谓贵永介(即代善)曰：‘九王(即多尔袞)当立，而年幼，汝摄位后，可传位九王也。’”

作为这个版本“遗诏”最有力的佐证之一就是：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所生的三个儿子——十二子阿济格(1605年生)、十四子多尔袞(1612年生)、十五子多铎(1614年生)都得到了努尔哈赤格外的宠爱。努尔哈赤在1615年组建满洲八旗时，其第三子阿拜、第四子汤古岱、第六子塔拜、第七子阿巴泰、第九子巴布泰、第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等人均未能分到一旗部众，但作为第十二子的阿济格却意外地成为正白旗的旗主。显然，并非是那些兄长都不骁勇善战，像阿巴泰、德格类等人都曾身经百战并且战功显赫，但他们就是不能得到父亲的重视。更令这些兄长惊诧的是，还不到三岁的多铎也分到了镶白旗，虽然是由父汗努尔哈赤代为管理。至于自幼体弱的多尔袞，尽管未曾立有什么显赫的军功，也因为兼通满、汉两种语言文字而受到努尔哈赤的宠信，并且努尔哈赤一再表示他自己掌领的两黄旗将来要拨给多尔袞。

但是，没有其他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版本的遗诏的真实性。朝鲜方面的笔记毕竟不是亲眼目睹之后的记载，努尔哈赤对于多尔袞兄弟三人的宠信，充其量只是爱屋及乌，由于疼爱其最后一位妻子进而延伸到了喜爱其所生的三个儿子罢了。

二、死因不明的大妃乌拉那拉氏

根据文献记载统计，身为后金汗国第一代汗王的努尔哈赤一生之中共有十六位妻子。虽然距中国古代帝王所拥有妃嫔如云的情形相比犹有不足，但却也称得上是妻妾成群、艳福不浅了。

正如老子所云：“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对一个普通男人来说，妻妾成群固然艳福不浅，但众多老婆难免会彼此嫉妒，相互争风吃醋，这样的事情令人颇为头疼不已。对于身为一代汗王的努尔哈赤来说，因妻妾之争而带来的种种烦恼更是苦不堪言。例如，在天命五年（1620），身为努尔哈赤庶妃的塔因查就与大福晋富察氏水火不容，甚至告发富察氏与身为努尔哈赤儿子的大贝勒代善有染，令努尔哈赤恼怒不已。不仅如此，对于这些妻妾来说，也是危害无穷，她们经常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便被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因此而被废黜甚或丧命。作为努尔哈赤最后一位妻子的大妃乌拉那拉氏就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大妃，名阿巴亥，姓乌拉那拉氏，是乌拉贝勒满泰的女儿，十二岁时便嫁给了努尔哈赤为妃。天命五年，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福晋富察氏因罪被废，乌拉那拉氏被继立为大福晋。

后世的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大妃乌拉那拉氏的太多记载，她的出场并且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是在努尔哈赤去世前后。努尔哈赤一生转战南北而又所向无敌，但在天命十一年（1626）的宁远之战中，他却败在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袁崇焕手里，这对于已经年迈的努尔哈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打击。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于是前往清河温泉沐浴疗养，并且派人前去祭祀历代祖先。但是，努尔哈赤的身体状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努尔哈赤自知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决定返回沈阳，并派人前



去迎接大福晋乌拉那拉氏。乌拉那拉氏逆太子河而上，至浑河地方与努尔哈赤相遇，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至叆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埃金一带）而逝，乌拉那拉氏哀恸不已。

乌拉那拉氏的哀恸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是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的大福晋，也是努尔哈赤最心爱的女人之一。在此情形下，她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夫君而哭，她还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哭，为自己的三个儿子的前途和命运而哭。因为深受努尔哈赤的宠爱，所以当努尔哈赤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无论怎样，她还有一个依靠，她的三个儿子还有一种依靠。而且，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如果努尔哈赤身体康健，能够再熬几年，等她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势力壮大了再去世，那么，那时的情况就会很乐观了，后金汗位的继承者极有可能就是她三个儿子中的一个。

人生不能假设，人生有着太多的与心愿背道而驰的事情。现在，努尔哈赤舍弃大妃乌拉那拉氏母子四人先行离去，孤儿寡母失去了靠山。而且，努尔哈赤的去世也令后金国的最高权力在一时之间陷入了真空状态。围绕着汗位继承权的明争暗斗也随之激烈地展开，乌拉那拉氏之前所有的希望在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了泡影。乌拉那拉氏在无助地等待后金新汗的产生，也在忧郁中等待她母子四人的命运的来临。

朝鲜方面的史料曾经记载说努尔哈赤临死时曾经对贵永介（即代善）说过立汗位继承人的事情：立九王（即多尔袞）为后金国汗，但是因为其年纪尚幼，所以让贵永介暂时执政，以后再传位给多尔袞。这条记载恐怕多半是出自朝鲜使者的私人揣测。毕竟，在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并非是只有大妃一人陪在他身边，若是努尔哈赤果真说过这些话，那么努尔哈赤死后，诸贝勒、大臣选定新汗之时，大妃乌拉那拉氏又岂会不将这些重要的话说出来作为自己儿子多尔袞继承汗位的遗诏依据？

可以说，正是因为努尔哈赤去世之前并未说过此语，所以才使得乌

拉那拉氏与其年幼的三个儿子此时表现得极为被动和无助,表现出忧心忡忡与惶惶不安。

大妃乌拉那拉氏所担忧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并且情况比她最初预料的还要糟糕百倍,因为执政的诸贝勒竟然要求她为自己的夫君努尔哈赤殉葬,而所找的借口非常的冠冕堂皇,即父汗努尔哈赤生前曾有遗诏要如此办理。

对此,史书记载说:“后(指乌拉那拉氏)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位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

此后的清代官方史书中,对此事记载得极为简化,只是记载说:“孝慈皇后驾崩后,努尔哈赤立乌拉国贝勒满泰女乌拉那拉氏为大妃,辛亥辰刻,乌拉那拉氏以身殉葬。”

无论史书是如何记载的,大妃乌拉那拉氏确是在努尔哈赤去世后不久就为其殉葬而死了。尽管她死的可能很不情愿,因为她根本就未曾想过要为努尔哈赤殉葬,根本就不愿意接受殉葬这种惨绝人寰的死亡方式。

殉葬作为一种野蛮而残忍的落后制度由来已久,尽管早就有人提出应将其予以废除,却始终未曾彻底消失。明朝代替元朝而立之后,号称是华夏文明复兴,然而在复兴中原先进汉族文明的同时,却也恢复了这种落后的殉葬制度。明朝的成祖、仁宗、宣宗等都曾强迫大量的妃嫔为他们殉葬。

朝鲜《李朝实录》中颇为详细地记载了明成祖死后三十余名妃嫔被迫为其殉葬的惨剧。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戊午,已经被预定为殉葬者的三十余名妃嫔先是被带到殿外用餐,之后便被带到了殉葬的殿堂之中。殿



堂之中已经放好了三十余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勒令站到木床上去，在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的绳子，末端结圈，“殉葬者哭声惨绝，声震殿阁。但只能就范，别无生路。宦官迫使她们登上小木床，梁上垂下来的绳索荡然，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转瞬之间，三十多个原本貌美如花的女子就被活生生地吊死了。

这种惨无人道的殉葬行为直到明英宗去世之时才被废黜，英宗遗诏不得以妃嫔殉葬。当时的汉族文臣李贤等人看到诏令之后都是万分激动，纷纷称赞英宗“止殉，真盛德事，度越千古矣”！

殉葬之风在明朝境内因为英宗的一道遗诏而被彻底地废除了，但在遥远的东北一隅，这种野蛮的风俗却依旧顽强地存在着。因为，思想落后的女真人依旧相信在人死后，灵魂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所以一切都应该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都应该用妻妾、奴仆等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驱使。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努尔哈赤病逝之前，才会有让大妃为其殉葬的遗诏。而大妃尽管表现出不心甘情愿，对此却毫无办法，只能是满怀怨恨地被逼就死。

大妃乌拉那拉氏死了，死的是如此的心知肚明。因为大妃知道，在夫君努尔哈赤死后的汗位之争中，她与自己年幼的三个儿子无论如何恐怕也斗不过那些已经羽翼丰满而又对汗位表现出野心勃勃的年长诸子们，尤其是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与阿敏四大执政贝勒。这些年长的诸子们既然都企图染指汗位的继承或者从中捞取一己私利，那么他们就势必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可能阻挡他们达到目的的任何势力赶尽杀绝。

其实，大妃乌拉那拉氏母子的得宠，早已引起许多人的嫉妒和不满。在分封八旗之时，许多年长且立有战功的诸子都未能分得一旗，但是乌拉那拉氏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却领有了正黄旗与镶白旗。

由此，大妃乌拉那拉氏母子早就成了这些诸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努尔哈赤在世之时，因为尚且有所顾忌，所以诸人还不敢轻举妄动，